

评头论足 <<<<

让工业遗存“活”起来

■ 若瑾

近日,距离广州地标“小蛮腰”不足2公里的地方,一个以啤酒为主题的文化创意艺术区成为当地人新的打卡地。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酒吧、潮流买手店、文化创意公司,还能偶遇麦芽筒仓、烟囱等工业历史建筑。新旧混搭的风格,让人感受到从历史中焕发出来的新风尚。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颇具艺术格调的文化创意园区,其前身是珠江啤酒厂,在进行修复性开发,并通过商业运作之后,一个即将被历史遗忘的老厂区重新焕发出活力。

工业遗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亦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和见证,它的价值,不亚于那些新鲜夺目的文化遗存。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城市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去科学规划、分类管理、合理利用工业遗存。此后,随着《2019中国工业遗存再利用路径与典型案例白皮书》的发布,工业旅游区、开放街区、产业园区成为工业遗存改造的三大方向。《白皮书》认为,以工业旅游区为改造方向的工业遗存是指一些矿区、酒庄或是特色工程,自身往往带有特色景观;以开放街区为改造方向的工业遗存大多地理位置优越,整体建筑风格独特;而拥有很多劳动厂房和仓储用房的工业遗存则更多转向了产业园区。

“旧城区、旧厂房是城市发展脉络重要一环,有记忆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近年来,对工业遗存的有效利用不仅成为很多地方产业转型的亮点,也为城市记忆注入温暖底色。今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位于北京首钢园区的滑雪大跳台上演的一幕幕夺冠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作为由工业遗存变身的城市新地标,首钢园区不只闪耀着体育的光芒,近几年,园区还引进了文化产业、科技产业,例如精品书店、互动体验空间,包括数字沉浸式体验馆,成为工业遗存变身城市风景的新样本。

让工业遗存“活”起来,还需找准定位,避免在项目雷同上“踩雷”,陷入“千人一面”的复制化套路。应结合自身特色优势,紧跟时代发展脉搏,做到既“吸睛”,又能重拾城市记忆。

重竖石碑以存古迹

石碑上何绍基手迹内容为:维平乡明亭大道,北与武阳,西与蜀郡青衣越西通。界制由涪山上,随沿回曲,危难经险,登高望天,车马不通。永元七年十月,南安长右扶风仓王君,为民兴利除害,遣掾何童、史道兴,与有秩道家,因民力崖平唯及泊潭格通达,平直广大,车马驰驱,无所畏难,百姓如愿。刻石之功,惠及子孙,去危就安,万世无患。书崖师朱仲、王回、左驯孝。庚午秋日何绍基书。

消失的千年汉碑

汉代的南安平乡,就是今天的夹江所在地。南安平乡明亭大道开道碑,记述的就是夹江涪口临江绝壁古道。

现在涪口岩壁还保留一排栈道主梁孔,与川陕古栈道相同,是乐山地区极为罕见的古栈道遗迹。它应当就是平乡明亭大道,也可能在汉代之前早就有这一栈道了。正是由于古栈道危险不便,东汉时才拆掉古栈道,降下高度重新开辟了明亭大道。历代多次修葺,上世纪80年代加装了护栏,构成今日的景象。直接开凿在岩石上的古道石级,保存着千年不变的景观形象。

据《四川通志》《嘉定府志》《夹江县志》等引述宋代《隶释》《隶续》《复斋碑目》等著作,称“今嘉州夹江县涪口”有“南安长王君平乡道

何绍基手书《南安平乡明亭开道碑》

笔者退休后,着手编辑夹江历代诗文碑记,又同廖泰灵、干树德、宋兴国、廖泰东等同道谈及此事,商定从方志存文中整理刊印。初稿及注文由宋兴国操刀主笔,后笔者同其讨论修改,再经众友审定,拟出了一个文本,以求恢复原题刻之大概,保留这一十分珍贵的古籍文献史料。这篇文稿和注释载入《涪水遗珍》(张致忠编纂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书中。至于原品,直到如今,没有在意涪口岩壁找到,可以认定为年久岁远,消失无存。

2005年11月初,笔者在上海觅得《中国历代书法真品全集》一部,见到第六卷中有清代

佐证南安和古道历史

久有传言:自古文人选名区而播咏,从来胜地假大笔以生辉。何绍基书写这篇碑文书品于夹江历史文化有重大意义,笔者已将其印入《涪水文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书中。2021年底,笔者建议将该碑文镌刻在意涪口岩壁,或者镌刻成碑置于涪口岩壁下,用以佐证南安和古道历史,为夹江历史文化增光添

碑”(或称“平乡明亭大道开道碑”)有“四百余字”,由于“字体失真,能辨识者已不多。”

笔者是“涪口土人”,1936年1月出生在青衣江畔的聚贤街。家父张焕文是村里的私塾教师,给笔者讲过县内古文古迹,提到过这块开道碑,称它为“万金难买,至关重要的千年汉碑。”

新中国成立前,笔者跟随家父在临江岩壁上寻找此碑,无踪无影。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笔者和干树德、宋兴国等文友多次查找,至今不见这块碑刻的蛛丝马迹,也未见到过拓片遗存。笔者曾经设想,它是否可能在几百年前的明代,随着垮塌的岩石倒在河里去了?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的存在。

湖湘名士、书法家何绍基手书《南安平乡明亭开道碑》,全文共有148字。

何绍基书写这篇碑文的“庚午”,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时年七旬过一,书成至今150多年。其时他定居苏州,书艺水平达极成峰。

何绍基到夹江看杨公阙、千佛岩、木城、石面渡的时间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十二日、十三日。其时,他刚刚卸任四川学政,游历多地。在眉山进了三苏祠,到乐山登过凌云山,都有墨迹存世。今天,眉山高悬何题“三苏祠”大匾,乐山凌云山东坡楼挂有何氏书写的对联。

彩。为此,不揣冒昧,试拟跋文。

笔者的建议得到夹江有关部门重视,组织专人筹办落实,书法家夏应良先生参与设计制作并挥毫书“跋”。八十多岁的聚贤街人江成德在竖碑现场高兴地说:“失传多年的汉碑重新竖立,是大好事,为千佛岩景区增添了光彩!”

汉碑重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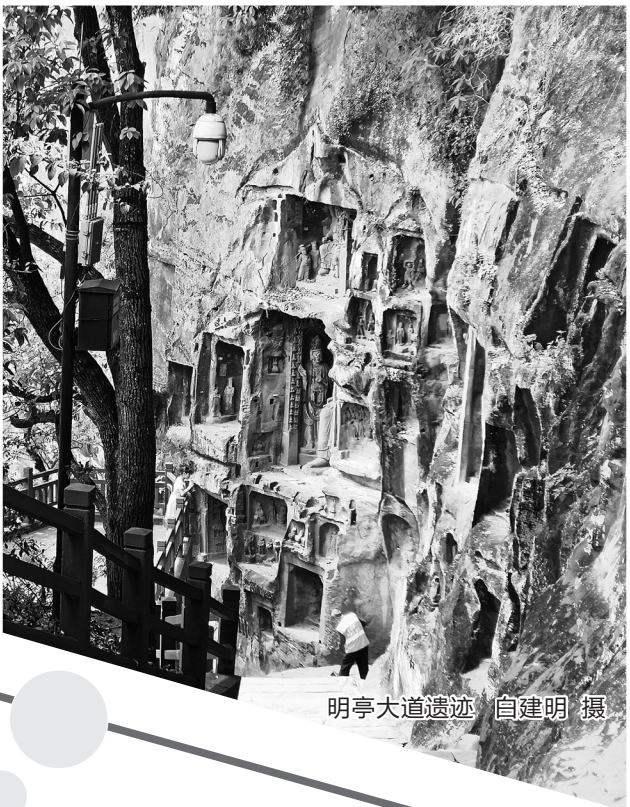
夹江古涪口再现明亭开道碑

■ 张致忠



张致忠和夫人在明亭开道碑前留影

张致忠 供图



明亭大道遗迹 自建明 摄

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④

阿鲁失联

■ 林雪儿

李芒笑够了,悄悄把林修拉到一边,说阿鲁没去读书了。林修说怎么可能?林修给阿鲁打电话,说手机欠费停机。林修心急火燎去了阿鲁家。阿鲁的爷爷和奶奶在,他们说汉语有障碍,林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他打电话问阿衣,阿衣在电话里哭,说他好几天就打不通阿鲁的电话了。林修打电话给印梅,让她找时间去学校看看,印梅说管辍学儿童,还管辍学青年。

印梅回话说,定点培训班学员没有通过高考,不能颁发毕业证。学校让同学们参加成人高考。这批人文化底子都差,听说要考试就打了退堂鼓。阿鲁坚持了一个月,分到正规班里,可能因为文化基础差,跟不上进度,也离开了学校。

阿鲁不应该呀,读与不读至少应该告诉他嘛。林修掩饰不住失望。晚上他去曲别拉根家,说了阿鲁的情况,“你看现在两个多月后就开学了,阿鲁他却这样。”拉迪说他可以当老师。林修拉着他的手使劲儿地摇,说太好了。拉迪说,“我很认真地叫你一声林书记,谢谢你为你的乡亲们做的一切。”

“别,你这样说,让我不自然。”林修说。曲别拉根说:“拉迪说得对,乡亲们心里明镜似的。因为你们,希望与信任又回来了。”

林修跑着回到村委会,金雨生看他脸露喜色,问阿鲁有消息了?林修说拉迪愿意当老师。金雨生说,他当老师,我都要去听他的课了。

几天后阿衣打电话来,说她找到阿鲁了,他在医院。“怎么啦?”“他被刀刺了。”“谁刺的?”“他不说。”

林修说他要去看看阿鲁。金雨生说去乐山那么远,加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李克说等周末回乐山去看。林修想起在乐山广场,那一帮穿黑衣服纹身的小青年,说:“我有点担心,怕阿鲁混到

他们中去了。”

林修打了个拼车,还好没遇到那个嘴碎说一口乐山话的司机,他在路上睡了一觉就到乐山了。林修问阿衣在哪个医院?阿衣说在中医院。“林书记,阿鲁说他没脸见你,你不要来。”林修到中医院外一科病房,先去问了阿鲁的伤势,医生说没伤到内脏。林修问病人说了为什么受伤吗?一个高个前额发亮的医生说:“我们只问他什么时候受的伤,是刀伤还是钝器所伤?”另一个剪平头写病历的医生说:“这个可以问警察。”

高个医生说:“人家没报案。”

林修说:“谢谢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高个医生说:“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剪平头的医生站起来鞠了一躬,说:“大主任说得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称为主任的医生,噗嗤一声笑起来说,“颤零子,还没站够的样子。”林修也笑了,主任亲自把林修带去了阿鲁病房。

阿鲁看见林修,想要从床上坐起来,林修把他按下了。阿鲁带着哭腔说:“林书记,对不起。”医生说:“肚子流着血来医院,都没见你哭,现在怎么啦,没事,没伤着内脏。等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阿鲁不说话了。林修也不问他,问阿衣的工作。阿衣说她已经很熟悉了,还说她经常跑到厨房去,看师傅怎么做鱼。林书记,下次我回来,请你和金书记李书记来吃鱼。林修说阿衣以后自己开个小饭馆,我们天天来吃。阿鲁还是闷声不语,林修给阿衣使了个眼色,阿衣说她出去买水果回来。“你可以说了吧。”“林书记,你能不告诉阿衣吗?”“看是什么事了。”阿鲁说他向阿衣家里提亲,阿哈要他拿六万出来。父母给他凑了四万,他去向朋友借,就是在广场看见过的那帮朋友,他们要他一起去做

(未完待续)

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 个人防护不放松

1 少聚集
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



2 一米线
与他人保持一米社交距离



3 戴口罩
乘公共交通工具或在人群密集的场所
应按规定佩戴口罩



4 健康码
公共场所主动出示健康码、
配合体温监测



5 查核酸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积极配
合核酸检测
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
就医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